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〇四三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太平廣記(一)

宋李昉等奉敕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紹鼎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太平廣記

小說家類二 異聞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太平廣記五百卷宋李昉奉勅監修同修者扈蒙李穆湯悅徐鉉宋白王克貞張洎董淳趙隣陳鄂呂文仲吳淑十二人也以太平興國三年八月表進六年正月勅雕板印行凡分五十五部所采書三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提要

種古來軼聞瑣事僻筵遺文咸在焉卷帙輕者往往全部收入蓋小說之家淵海也後以言者謂非後學所急收板貯之太清樓故崇文總目不載鄭樵號為博洽亦未見其書通志藝文畧中遂謂太平廣記乃太平御覽中別出廣記一書專記異事悞矣其書雖多談神怪而采摭繁富名物典故錯出其間詞章家恒所取資又如皇覽三輔決錄三國典畧

晉陽秋晉中興書齊春秋唐歷蓋部耆舊傳

汝南先賢傳會稽先賢傳古文瑣語琴清英

世語符子金樓子諸書世所不傳者斷簡殘

編尚間存其什一尤足貴也此本為明嘉靖

中右都御史談愷所刊卷頁間有闕佚無從

校補今亦仍之馮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

上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

神仙

老子

黃安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

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為姓或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

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

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

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

為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

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

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

祿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

廣成子

子殷湯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皆見於羣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也葛稚川云洪以為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于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子蓋得

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德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為主并考仙經祕文以相參審其他若俗說多虛妄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額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為守藏史至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為老子夫人受命自有通神遠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為道主故能為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

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為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孔子常往問禮先使子貢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師名丘相從三年而後可教焉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

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讀之可也汝曷為讀之其要何說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子曰蚊虻嗜膚通夕不得眠今仁義慘然而汨人心亂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區矣夫子修道而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擊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老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其君使道而可進

人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陳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豈異哉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為弓弩射之未嘗

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為走狗而逐之未嘗不銜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為釣緝而投之未嘗不釣而制之也至於龍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陽子見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猴之捷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己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

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

六

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為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為甲叩頭請命乞為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并執弟子之禮具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

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漢竇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不得不讀讀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保其榮寵太子太傅疏廣父子深達其意知功成身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其清貴及諸隱士其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生壽無有顛沛於險世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

七

為宗也

出神
仙傳

木公

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蓋青陽之元氣百物之先也冠三維之冠服九色雲霞之服亦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為蓋青雲為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巨億萬計各有所職皆稟其命而朝奉翼衛故男女得道者名籍所隸焉昔漢初小兒子道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不識唯張子房知

之乃再拜之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蓋言世人登仙皆揖金母而拜木公焉或云居東極大廬中有山焉以青玉為室深廣數里僚薦真仙時往謁九靈金丹一歲再遊其宮共校定男女真仙階品功行以升降之總其行籍而上奏元始中開玉晨以稟命於老君也天地劫歷陰陽代謝世運興廢陽九百六舉善黜惡靡不由之或與一玉女更投壺焉每投一投十二百景設有入不出者天為囁呼監切噓噓者言開口而笑也梟而脫悞不接者天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八

為之嗤儒者記而詳焉所謂王者乃尊為貴上之稱非其氏族也世人以王父王母為姓斯亦誤矣出仙傳拾遺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後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出神仙傳

黃安

黃安代郡人也為代郡卒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推荊讀書畫地以記數一夕地成池時人謂安舌耕年可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九

八十餘彊視若童子常服硃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衣坐一龜廣長三尺時人問此龜有幾年矣曰昔伏羲始造網罟得此龜以授吾其龜背已平矣此龜畏日月之光二千年則一出頭我坐此龜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世人謂安萬歲矣出洞冥記

孟岐

孟岐清河之逸人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

與之岐常寶執每以衣裾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欲折恒
餌桂葉聞漢武帝好仙披草萊而來武帝厚待之後不
知所之出洞冥記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一

十

太平廣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

神仙二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魏伯陽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滿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還穆王
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二

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倣黃帝焉乃乘八
駿之馬奔戎使造父為御得白狐玄貉以祭於河宗導
車涉弱水魚鼈鼉鼉以為梁遂登於春山又觴西王母
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
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答曰余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
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又至於雷首太行
遂入於宗周時尹喜既通流沙草棲於終南之陰王追
其舊跡招隱士尹輒杜冲居於草棲之所因號樓觀從

詣焉祭公自鄭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亂王乃返國宗社復安王造崑崙時飲蜂山石髓食玉樹之實又登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飛靈冲天之道而示跡託形者蓋所以示民有終耳況其飲琬琰之膏進甜雪之味素蓮黑棗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長生乎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宮相與昇雲而去

出仙傳拾遺

燕昭王

燕昭王者王噲之子也及即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二

臣事之為王述昆臺登真之事去嗜欲撤聲色無思無為可以致道王行之既久谷將子乘虛而集告於王曰西王母將降觀爾之所修示爾以靈玄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王遊燧林之下說炎皇鑽火之術燃綠桂膏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集王之宮得圓丘硃砂結而為佩王登握日之臺得神鳥所銜洞光之珠以消煩暑自是王母三降於燕宮而昭王徇於攻取不能遵甘需澄靜之旨王母亦不復至甘需白王母所設之饌非人世

所有玉酒金醴後期萬祀王既嘗之自當得道矣但在虛凝純白保其遐齡耳甘需亦昇天而去三十三年王無疾而殂形骨柔爽香氣盈庭子惠王立矣

出仙傳拾遺

彭祖

彭祖者姓錢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常稱疾閒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二

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窈然無為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瘦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於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於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即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

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又采女者亦少得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為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輶往問道於彭祖既至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紫炁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為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

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踈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

階或化為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為蛤雉化為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強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蟲不可近嗔喜毀譽不為累乃可貴

耳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傷者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資幽閒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遞不還故

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
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
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
之過當反為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
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為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
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彊記傷人憂喜悲
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
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

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
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
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
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
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
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
念體中萬神有舍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
首向貴已謝過卧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學

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真
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為道
不負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之書
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
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
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
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
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遯尤為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

千首為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
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祕之乃下令國中有傳
彭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
所之其後七十餘年間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
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
妖嬈王失道而殂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
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年猶有少
容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以為彭祖經

出神
仙傳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謂諸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吾當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二

八

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顧視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即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耶因乃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即死焉用此為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乃

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出神
仙傳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二

九

太平廣記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

神仙三

漢武帝

漢武帝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蔚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三

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主命世之人據夷狄而獲嘉瑞為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為猗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為赤龍占者以為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為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

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為朕言之

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及即位好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歲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着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壩宮玉女王子登也向為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卷三

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洲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燭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燃九光之

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為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于階下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懸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旌之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三

佩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襜褕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璫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登牀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厨真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填標清香

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璫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

四

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歌畢王母曰夫欲修身當營其氣太仙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神神化為液液化為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為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

化變化則道成道成則為仙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錄之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語言既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漢主好道適來視

之見某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胄彭亨骨無精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腫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為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應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

信承降尊於漢主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敕使詣玄洲按定天元正爾暫住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錄者也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

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佩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厨厨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汝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營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帝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復于華麗之墟拔嗜欲之根願無為之事良有志焉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